

雙城記 何冀平

古韻民風

一場特別的觀賞，《千里江山圖》深深印在心中。心滿意足，步出東華門。已很久沒有來過這邊，護城河映照角樓景物依舊。因為臨近故宮，高樓不多，尚有些老京城的味道。這日因為戒嚴行人不多，車也不多。從早晨出門，快步疾行三四萬步，沒吃早餐，又心急，此刻又累又餓又渴，見路邊有家不起眼的小飯館《李記褸褸火燒》，一步跨進去。

米渣粥，忙說沒有要粥，胖胖和善的大嫂笑說「送的」。粥真好喝，也是渴了，一飲而盡，胖嫂馬上又來添。褸褸火燒還沒來，看來是現做。我一人坐了四人位，服務的大姐讓一位老太太坐我對面。老太太是熟客，嘮叨「老頭子腳懶，不肯出門吃飯……」，服務大姐給她送上一盤自選涼菜，紅綠黑白多色紛呈。我和她聊起來。老太太就住在對面，把這兒當成飯堂。

「一碗炸醬麵十五塊錢，哪還有這麼便宜的？您叫的什麼，豬肉大蔥？我喜歡西葫蘆的，您看……」她一指旁邊，一位大爺端坐，一盤青瓜沾醬，一瓶「小兒」，小瓶二鍋頭酒的俗稱，一盤褸褸火燒，還有一大湯碗爛蒜肥腸，吃得好自在。我的褸褸火燒上來了，滾燙剛出鍋，皮脆肉香多汁。老太太的炸醬麵也上來了，好大一碗！有粥有火燒還有鹹菜，埋單才十五元。

仰望，是帝王宮院的角樓，低看，是平民百姓的房宅，老百姓要少些煩心事，多些幸福感，這也算是一景。



■褸褸火燒，是老北京常見的傳統小吃。

褸褸火燒，是老北京常見的傳統小吃。清末，從順義來京的姚氏夫婦在東安市場擺了一個小食攤賣火燒，生意愈做愈火，姚氏夫婦索性開了一家名叫「瑞明樓」的小店。那時節，北京叫「樓」的飯館都是大飯館，有「四大堂，八大樓」之說，像會賢堂、泰豐樓、致美樓。不見經傳的小小「瑞明樓」排不上名次，生意不好。夫妻倆一想，也別攀高枝叫什麼「樓」了，就用拿手的孤獨一味，叫「褸褸火燒」吧。

古時背在肩上一前一後的口袋，叫褸褸。用麵片鋪上攪好的肉餡，兩面對摺，放入鍋中煎至金黃色，起鍋上桌趁熱食用，色澤金黃，焦香四溢，鮮美多汁，因形狀類似褸褸而名。一時間，「褸褸火燒」名噪京城。

走進小店，裝潢簡單，都是八仙桌。遍觀左右，多是不大講究衣着但講究吃的老北京人。不知此店深淺，只要一盤豬肉大蔥褸褸火燒。先上來一小盤鹹菜，正詫異，又上了一碗黃澄澄的玉

此山中 鄧達智

漣漪陳百強

不似經理人年年生忌或死忌都為其精心安排紀念活動的張國榮；也不似歌迷自發，以表心跡搞大型活動的梅艷芳；更不似人散後，一灣新月天如水沉靜的羅文。既沒有精心策劃搞活動的經理人，也沒有熱情奔流不散的歌迷，卻又未至於被冷淡遺忘；陳百強（Danny）斯文，他的粉絲們都斯文，看似無聲無息，原來心中常繫，Danny是他們永遠的漣漪。

朋友飯聚，聊到夜遊，驚覺今人玩樂模式已非舊時 Clubbing、跳舞，過去不少人在黑暗中期望交友曙光。啊，已經無人跳舞！交友這個環節也已上網，像一切買賣，網購獵捕了今人的心靈，透過自作的假象相互標榜遠離事實的自身條件，投向浮沉大海。

商場的購物人潮近年大倒退，內地尤甚。過去社交熱場 Disco 已在香港消失，聽說除曼谷、馬德里、巴塞羅那等活潑氣氛仍重的城市，過去台北、東京、紐約、倫敦、巴黎之類夜夜精彩巡迴舞廳或跳舞場所未完全消失，也已退得得七七八八；真的無人跳舞？自人類表達歡愉或哀愁的身體語言——舞蹈，已從我們的天性離散，餘下只是舞台的表演。

念陳百強，相連想起蘭桂坊未曾變身日後亞太地區酒吧街的先賢——Disco Disco，簡稱 DD。有人稱讚盛

智文為蘭桂坊之父，他對這中環背後小區發展功不可沒，然而在我十分年輕的上世紀80年代，居住蘭桂坊小樓頂的歲月，入夜就只有一群群人進入 DD，點綴了夜街。在此之前，Mad Dog 酒吧、DD 興旺之後出現 97，再之後才是盛智文經營的 California。

DD 可是一個時尚年代並人物的搖籃，從這裡接觸流行事物成為日後娛樂藝術創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不少從這裡出發。對陳百強而言，DD 豈止是個玩樂場所？那是他起碼半個家；巨星背後是一顆寂寞的心。

當時我們約同少年遊，當然常見。不少與他陌生的眾生，一星期七天可能在 DD 碰上他五晚，真是一個不用支付薪津的勤奮員工！

歌台舞榭已散，陳百強已逝；那時也蒲田的張國榮、梅艷芳、羅文全數離世。舞，我們、大家都不再跳了，這紅塵還有啥值得吸引？



■陳百強一曲《漣漪》，當時風靡萬千歌迷。作者提供

「醒目」的香港人

作業簿 林作

香港人，其實真係好醒，有好多「一日專家」。就以上星期曹星如對戰河野公平的拳賽為例，香港市民的反響實在令我歎為觀止。

該場決戰中，曹星如的額頭及左眼在比賽初段遭對方意外撞傷，到第7回合時裁判認為他傷勢過份嚴重決定終止比賽。根據國際拳擊條例，此時要按前6個回合的點數計算以斷定勝負，結果曹星如獲裁判一致認為（unanimous decision）以點數68-66勝出。

但這個賽果似乎引起一部分香港觀眾的嘩言，他們拋出一個又一個看似很有理據的論點去指出曹星如勝之不武。恕我直言，那些全部都是垃圾。

「曹星如第一個回合已經被打倒了，還能贏點數？」拜託，裁判已經第一時間表示那是意外滑倒，不算擊倒。「全場河野公平都佔上風，壓着曹星如來打」麻煩請多看看拳擊比賽。拳擊評分標準包括「合法出拳並擊中對方」、主動性、戰術運用（如走動是其中一種戰術）、防守和犯規，不是只看出拳多寡和密度。前世界拳王 Floyd Mayweather，靠的就是他出色的躲閃、擅長搜抱和圍城打法，多次用防守反擊以點數擊敗強敵，生涯未嘗一敗。「在香港裁判怎麼可能會判曹星如輸，肯定是黑幕」裁判都是來自外國的好嗎，這已經是開始不講道理了！

其實，為什麼大家要挖空心思去批評曹星如的這場勝利呢？他盡全力打了，然後贏了，就是這麼簡單。香港能在國際體壇立足的運動員已經是鳳毛麟角，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單純地抱着支持的心態呢？格魯吉亞唯一能在 NBA 立足的籃球員——Zaza Pachulia，球技一般，球品也不行，但在獲得全國人民的鼎力支持，在 2017 年度的 NBA 全明星賽中得到八百多萬票，在西區前場僅次於超級巨星 Kevin Durant。這種對國家英雄的支持也許很傻，但也很單純，很可愛，絕對值得「醒目」的香港人學習。

這次是我為數不多帶着情緒去寫的一篇文章。也許曹星如這場比賽贏得不漂亮，但絕對沒有不光彩的地方，左眼劇痛幾乎看不見的情況打足六回合豈能不令人動容？所以這次本少爺真的憤怒，氣瘋了。那些不懂裝懂，諸多挑剔的香港人，請多多反省一下！

為什麼是石黑一雄？

諾貝爾文學獎日前正式揭曉，日裔英國籍作家石黑一雄摘得桂冠。石黑一雄是誰？不少人會第一時間上網百度，「邊緣人」，「燒冷灶」，一時成為關鍵詞。即便在日本，公眾對他的名字也是非常陌生。這位與拉什迪、奈保爾一同被譽為「英國文壇移民三雄」的作家，曾被村上春樹看好，「近半個世紀的書，我最喜歡的是《別離開我》，他問諾貝爾獎的深遠意義是什麼呢？」

村上春樹在其自傳《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袒露心聲：「談論文學獎，或許就等於談論現代語境中文學的一個側面。」對諾貝爾獎來說，同樣的道理。他引用當地某文藝雜誌專欄中的一段話：「芥川獎這東西大概是相當有魔力的。因為有落選後會大吵大鬧的作家，所以其聲名益發響徹雲霄。又因為有村上春樹這樣落選後對文壇避而遠之的作家，所以其權威性益發明顯。」對此，村上春樹回答說，「我和文壇保持距離，並非是未曾獲得芥川獎的緣故，而是因為我對涉足那種場所一無所知又了無興趣。在兩件本來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間隨意瞎找因果關係，未免叫我困惑。」

當年，《且聽風吟》獲得文藝雜誌《群像》的新人獎時，他將此看作為作家的入場券；從事小說創作三十五載，回望文學獎，他看重的是作家的個人資格，獎項應該承擔起從側面支撐個人資格的使命；說到底，「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獎項。」連續幾年，村上成為諾貝爾獎競猜的最大贏家，多次陪跑，但他很是從容，「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讀者。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學獎、勳章或者善意的書評，都比不上自掏腰包買我的書的讀者更有實質意義。」相比之下，有些作家對諾貝爾獎就很不以為然。比如，雷德蒙·錢德勒曾在一封書信中寫道：「我不想成為大作家？我不想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算什麼！這個獎項給了太多的二流作家，還有那些不忍卒讀的作家們。更別說一旦得了那玩意兒，就得跑到斯德哥爾摩去，得身著正裝，還得發表演講。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值得費那麼大的功夫嗎？絕對不值！」「狂妄」背後是超越獎項之上的自由精神……或者說他看重的是獎項之外的東西。

不得不說，文學獎項就像個魔咒，與文學創作本身極為相似，有太多的喜出望外與驚心動魄，也許誰獲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學對整個人類發展與和平的眷顧與恩典。所以，如果這次不是石黑一雄問鼎，也會是別人，那個人

也終將面臨他所經受的鎂光燈與輿論裹挾。石黑一雄不是首位日本國籍成為諾貝爾獎的得主，早在 2014 年，日裔美國人中村修二以發明高效藍綠色發光二極管榮獲諾貝爾物理獎。同是在日本出生的作家，石黑一雄很多地方與村上春樹比較相像，熱愛爵士樂、夢想當個音樂人。他的第一部小說《群山淡影》，主人公是移居英國的日本婦人悅子，因為處理自殺女兒身後事回憶起二戰後在長崎的生活。而《被掩埋的巨人》是借英國後亞瑟王時代的奇幻傳說，闡述民族與個人面對歷史宿怨時該如何在記憶與寬恕之間作出抉擇。如果說《群山淡影》彰顯的是「國際移民一種身份缺失之不可彌補的悲劇性」，那麼《別離開我》探討的是倫理的衝突，一群克隆人的生活經歷和他們作為人體器官捐獻者的故事。不難看出，無論是時間、記憶、自我欺騙，還是倫理矛盾，他的作品中都有一種大的視野，他關注的是當下世界愈來愈普遍的問題，這也許是他摘得諾貝爾獎的重要原因。

石黑一雄的移民身份也是各界關注的熱點。全球化背景下，作家如何與破解與創作母土之間的衝突？以《上海孤兒》為例，主人公是 20 世紀 30 年代英國聞名全國的大偵探，但他童年時期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上海，始終忘不了在上海聽說的一起失蹤案。石黑一雄寫一個英國人在中國的故事，對他而言是跨文化的生存。不同文化的碰撞與交融，會讓人困惑以至於迷惘，但有些作家能尋到「和解」的出口，那就是自由。俄裔美籍作家納博科夫，曾多次被問到回俄國的問題時，他說，「我永遠也不會回去了。理由很簡單，我需要的是俄國的一切我都帶着了：文學、語言和我自己在俄國度過的童年。我永遠也不再返鄉。我永遠也不投降。」他帶走的與其說是童年，不如說是可攜帶的母語。

納博科夫 19 歲之前在俄國，38 歲之前在歐陸，38 歲去了美國，57 歲後去了瑞士長住。他的《普寧》令我記憶深刻：一個俄國流亡的老教授在美國學府教書，與周圍格格不入，同事嘲弄、妻子離開，他鑽進故紙堆中，研究俄羅斯古典文學，以此聊以自慰。「我一直長期積累微不足道的力量來迫使自己不再想俄國。不錯，我摸爬滾打成了那誘人的東西……「正教授」，可心底裡我們覺得自己是個卑微的「訪問講師。」我有幾次對自己說，這是個好地方，可以永久安下了。可是，我腦子裡會立刻響起雪崩的巨鳴聲；雪崩捲走了成百處遙

遠的所在；我一旦做安家之舉於地球的某一角，那些地方在我腦中就被毀了。可以說，「普寧」就是納博科夫的「說吧，記憶。」移民身份的困擾，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他小說母土的再造。「一個沒辦過喪禮、沒墳塋之地很難成其為故鄉；而沒有童年、沒有故居房子之地也很難成其為小說母土。」

但是，無論怎樣，母土的血脈都難以斬斷，我認為我對往事記憶、對童年記憶的感情比後來的記憶要深，因此英國的劍橋或新英格蘭的砍布利奇在我的腦中和自我中就不那麼生動，不像俄國的我家鄉村房子的花園那麼親切。納博科夫宣稱自己是一個自由的人，「我一下子置身於美國最好的方面，置身於豐富多彩的知識學術生活中，置身於隨和善意的氛圍裡。我把自己埋在美國的大圖書館裡，置身大峽谷中。」顯而易見，他是用貴族的素養和文學的自信成功跨越這種文化的溝壑。

回到被稱為「簡·奧斯丁和卡夫卡融合體」石黑一雄，我們同樣也看到移民作家的生存鏡像……「一個穿着手肘補丁了燈芯絨外套的普通人」，如何在文明的進程中向上求索，石黑一雄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跨文化交流和移民新文學的迷幻樣本，「他不光在重述過去，他也在探索你為了作為個人或社會而活下去所不得不遺忘的一切（瑞典學院秘書長莎拉·達紐斯語）」，最重要的是使我們看到全人類對未來的無限憧憬、信心與悲憫。借用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中的話說，「過分野心的構思在許多領域裡都可能遭到反對，但在文學中卻不會。只有當我們立難以估量的目標，遠超過實現的希望，文學才能繼續存活下去。只有詩人於作家賦予自己別人不敢想像的任務，文學才得以繼續發揮功能。」



■日裔英國籍作家石黑一雄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美聯社

隨想 興國

散步

散步對健康有益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以何種形式進行對健康最有幫助？我曾聽醫師囑咐，每天晚飯後散步半小時，後來另一醫師又要我不要太慢走，要急步走，走到出汗最好。不過急步走算不算散步？抑或變成真正的運動？

我有位朋友最近也是聽醫師囑咐，每天都堅持散步一萬步。為了這一萬步，他晚上應酬完畢，本來可以在灣仔直接乘坐巴士返家，卻偏要走路到北角才乘車，真是有毅力。

我也有一位朋友，晚飯後和家人一起散步，是帶着飼養的兔子一起，兔子是跳躍式的，而且動作快速，不知他是否和家人跟着急步來走？不過他說在他的社區裡看過一位老人家，是牽着一隻烏龜散步的，烏龜的步子雖然

短，其實急着走時也蠻快的，所以那位老人家是真的在散步，只不過烏龜縮起頭來不走時，不知要怎樣才讓牠走？

最近在李焯芬、倪啟瑞和又一山人合作編寫的《有風輕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中，看到李焯芬寫的散步故事更是一絕，那是牽一隻蝸牛去散步。太慢了，但是跟隨蝸牛的慢，故事中人開始聽到自己的腳步聲，還聞到花園裡的花香，更聽到蟲鳴鳥叫，「感到溫暖的微風」。這才是真正的散步吧？為了健康而強迫自己必須走多少步，必須急走到出汗為止，那是有目的的散步。但這樣的散步，卻忽略了心靈的寧靜，聽不到蟲鳴鳥叫聲，更感覺不到溫暖的和風在輕拂。

散步，還是慢慢地走，讓心境保有寧靜更好吧！

古今談 范舉

中國潛水艇量子通訊

中國目前最先進的常規潛艇是 039B 型，根據官方的消息說，潛水艇靜音技術超越了俄羅斯。俄羅斯潛水艇海地靜音技術一直被譽為大洋黑洞。中國媒體今天有文章指，中國軍事造船技術在其他方面也都有突飛猛進的進步。

中國發展高科技，是帶有全局性的，首先就要提出發展一些骨幹式的科研項目，例如發展量子通訊和量子計算機。這些綱領性的項目取得了發展，既帶動了全中國的民用高科技產業發展，也必然帶動中國的軍事科技突破禁區。

中國的潛水艇，是反制美國的重大的戰略性武器。這是一個威懾力量，讓美國不可能先發制人對中國進行核彈攻擊。因為中國有報復的力量，你射我一枚核彈，中國保證美國也要捱上一枚核彈。但前提是，中國的核潛艇要靠近美國的海岸，近距離攔截刺刀，一擊即中，不會失手。問題在中國的核潛艇，怎樣接收到中國的最高指令然後發動襲擊？最後後的辦法就是，潛水艇浮上水面，進行大氣電波通訊。這只能在月黑風高的晚上進行。

但這樣肯定會被對方的紅外線和雷達系統察覺，暴露了目標，連生存也成為問題。如果潛伏在水裡，水底的無線電接收是很弱的，往往就收不到

訊號。這一道難題，中國現在突破了，中國採用了量子通訊技術，可以透過海水傳達電波，而且保密，讓美國的通訊系統完全接收不到。這樣，中國的核威懾力量就起作用了。美國也不敢隨便威懾中國：「我可以對你發動核突襲」。這就叫「不戰而屈人之兵」。

中國潛艇生存的技術，第一，本身的靜音的性能要非常好。這就要求中國的引擎要做得非常精密，不會因為摩擦而發生聲音。這就需要有非常精密的鍛壓的工具和打磨的工具。中國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第二，中國要有保密的新的通訊體系，保證戰略潛水艇遠在國外，都能夠保證和總部進行保密的聯絡，隨時都可以執行戰鬥的命令。

現在，中國的潛水艇還可以放出無人飛機，偵查到對方的潛水艇，並且作為作戰的平台，指揮對這些敵對的潛水艇進行火力的包圍和攻擊。即是說，要掌握着潛水艇活動範圍的制空權，把對手消滅。這樣，無人控制的飛機就要有精密的獵潛水艇的儀器，要有對水底的攻擊能力。



■中國目前最先進的潛艇 039B 型。網上圖片

演藝 小蝶

化妝大師陳文輝

又一位電視前輩走了，是人稱「化妝大師」的輝哥陳文輝。

數年前，我因為撰寫《戲劇大師鍾景輝的戲劇藝術之電視篇》，通過鍾景輝（King Sir）而認識輝哥。從小到大，輝哥的名字每晚都在我眼前出現最少一次。除非我們不看電視，否則所有無線電視劇或無綫的製作都會在節目完結時打出「化妝陳文輝」五字。訪問時，King Sir 還笑說「陳文輝」是全港出鏡率最高的三個字。

輝哥告訴筆者他小時候家境很差，所以他唸至小五便輟學了。家人希望他學一技傍身，他便在一九五六年跟隨譚澤源學做化妝師。那時候香港任職化妝師人數不多。六一年，輝哥成為新師傅，加入無綫前在影圈已經很紅，每天走八、九組戲。無綫開台前，他考慮在無綫工作的前景一定會好，因此他覺得在電視圈所學到的化妝技術會比在歌唱電影中更多，所以應該放眼遠處，投身新行業。當時給他面試的是節目經理 King

Sir。之後，他再見總經理貝諾，便獲邀加入無綫，開展他為無綫服務長達三十七年，經歷過九屆總經理和十一名上司的輝煌化妝事業。

不說不知，原來輝哥曾經三次辭職，但均一一被 King Sir 挽留，所以他一直對 King Sir 心存感激。訪問時，輝哥告訴我他很難心，因為他與 King Sir 相識四十五載，卻連一張二人合照也沒有，那天他們終於可以拍照留念了。

我則告訴兩位前輩，我從小到大經常聽到電視台三位大師的大名：「戲劇大師鍾景輝」、「化妝大師陳文輝」和「作曲大師顧嘉輝」，三位都是「輝哥」，都是香港演藝界成就極高的人物，我有幸能跟其中兩位大師一起喝茶聊天。

與，還主動提出若我有什麼地方需要他幫忙的話，可以隨時告訴他。我將他的善意記在心中。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將他的工作經驗撰寫下來，因為他在電視台幕後的見聞對我研究電視的工作有很大幫助，我亦相信他會有很多動聽的故事與讀者分享。可惜，在跟着的日子中，我若不是為不同的工作和事情忙碌，就是因為他的題材不適合我當時所做的研究，故一直未能將心中所想的願望實行。今年三月，King Sir 大壽，我參加了他的壽宴。事後，有人告訴我輝哥也在場。我跟着才猛然記起我曾經走到他坐的那圍朋友，但我眼拙，竟然沒有看到輝哥，錯失了跟他打招呼的機會。我滿以為日後可以再跟他見面，誰知暑假時卻傳來他進了養老院的消息，不久再傳噩耗，令我甚感惘然。

一代「化妝大師」的故事還未被記載下來便已寫下句號，真是香港電視史的損失。輝哥，一路走好。